

## 青蛇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0789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07890>.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F/F</a> , <a href="#">F/M</a> , <a href="#">Multi</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Chong Yingbiao/Yin Jiao</a> ,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崇应彪/殷郊</a> ,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微量考彪</a> , <a href="#">彪郊</a> , <a href="#">发郊</a>
Character:	<a href="#">Chong Yingbiao</a> , <a href="#">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a> , <a href="#">Bo Yikao</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双性转</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6 Completed: 2023-09-11 Words: 17,089 Chapters: 4/4

## 青蛇

by [Chemicalcake](#)

### Summary

主要讲可怜的女同性恋被直女玩弄于股掌之间。  
彪郊双性转，彪郊发考四个人诡异的多角关系。自残、病态关系等提及。如有不适及时退出。

参考：话剧《青蛇》

###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 Chapter 1

天黑了，大学校园里还是熙熙攘攘的，年轻的人们把自己挥洒进年轻的夜里。一阵哒哒的皮鞋声，只见一个民国女人——穿着掐腰红底金绣的旗袍，满头雍容的推波纹，浓妆艳抹、风情万种地破开黑白灰卫衣长裤的人潮，以她为圆心直径十米自动变作老上海弄堂。等她迤迤过去，男学生对着她的细腰和左右摇摆的臀部指指点点——倒也没人觉得自己是见了鬼，艺术学院嘛——“那是谁呀？”

话剧系2班的崇盈彪。漂亮吧？可别招惹，这女的相当善于抽人耳光。

善于抽人耳光的崇盈彪一路迤迤进了4号公寓，上楼，进门，把两只矮跟皮鞋踢飞，长吁一声瘫进懒人椅，“累死老娘了！”她大叹道。

宿舍里就殷娇一个人，正对镜翻着眼皮画眼线，眼珠转了转，从镜子里看一眼已没形状的崇盈彪：“干嘛去啦——演繁漪呀？”

“帮苏荃孝的忙么。”崇盈彪在那条旗袍里伸展着自己。她突然意识到殷娇在干什么，转过脸来对着她的镜子，舞台妆把她的细眉毛描得阴阴地。“这么晚了，打扮成这样去哪啊？”

“去见个人。”殷娇回答得模棱两可。

“谁？”看殷娇表情崇盈彪就猜出是谁，“姬发啊？”

殷娇没说话，盖上眼线笔的盖子，把散粉盒子从化妆包拣出来。

“你可真行。”崇盈彪把自己的镜子翻开，开始拆满头无穷无尽的一字卡子。“真不懂你看上他哪了，他妈的小矮子一个。”

殷娇回过头来，眼睛瞪得圆圆地看她，手里手机屏幕亮着，通话界面显示她和姬发已经打了快两小时的电话。听筒那边静默着。崇盈彪毫不尴尬，把音量提高了点：“你瞪我干嘛？我说错了吗？我还说他家就是臭种地的，全靠他哥他才能进话剧系，我哪句话说得不对！”

话剧演员的声口，运丹田气，字句清晰地一路送到对面楼窗户里。殷郊猛地把通话挂断，整个人都向她拧过来：“好端端地你疯什么？！”她叱责她。

“你才发疯，大半夜出去卖骚。”崇盈彪把满手卡子洒在桌面上，殷娇盯着她，她毫不示弱地看回去。殷娇还没抹口红，一张脸特苍白。俩人就这么苍白地僵持着。

姜雯焕拎着一盒水果捞推开门，探了个头进来就看见这两人，利索地关上门走了。

“你有病！”殷郊打了个哆嗦，一双大眼睛汪了点泪，恨恨地撂下这一句，站起来拎上包就走。出门时把门摔得震天响，窗玻璃都格楞楞地跟着撼动。

被疯子斥为有病，真是天下奇辱。崇盈彪把尖尖十指插进发胶坚固的发根间，用力攥紧，悄无声息但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门又响，姜雯焕拎着她的水果捞飘进来，崇盈彪冷静如常地坐在原位，脑袋上推波纹变了爆炸头。

姜雯焕飘进座位，打开笔电，边吃水果捞屏幕边看文档。身边突然暗了，她头也不抬，双手把水果捞献上：“您请。”

崇盈彪不客气地接过来吃。“你看啥呢？”

“剧本啊。”姜雯焕翻着鼠标。“殷娇没和你……”她把后半截话咽回去，“今天快下课的时候姬学长说的，今年汇演要排《青蛇》。明天校团委就开会宣布了。”

“哪个《青蛇》？”崇盈彪也瞪起眼睛，“——姜老师那个《青蛇》啊？”

姜雯焕点点头。

“殷娇演吗？”

“她肯定演啊。”姜雯焕说。

姜老师，殷娇的亲妈，知名话剧女演员。《青蛇》是一部话剧，姜老师当年在里面演白蛇，赫赫有名。一年半以前姜老师死了。

第二天，校话剧团开会。校团委一般都用学校西边的独栋小剧场，几个学生演员稀落地坐在舞台正对的观众席里。殷娇一晚上没回宿舍，在会场诡秘地凭空出现，身后跟着一个煞风景的姬发，两个人目不斜视地从过道穿过去，挤进前排，头挨头肩碰肩，亲昵地坐在一起。

崇盈彪咬牙切齿，向身边的姜雯焕附耳：“你看她那个样子！”

姜雯焕啪地打在她的手背上，“掐你自己的大腿！”她喝道。

幕布一掀，赵指导从幕后踱出来，笑吟吟地和他们问好。姬考坐在第一排。赵指导表示：今年的汇演规模很大，学校非常重视，我们虽然是学生话剧，但是也要有专业精神。这部剧呢，殷教授本来想亲自负责，但是最近学院活动太多，太忙——

崇盈彪在后面看见殷娇的脑袋微妙地动了动。

——所以由赵指导代理。他们的优秀学长姬考担任副导。

姬考站起来，给身后的学弟学妹鞠躬，脸上浮两个拘谨的酒窝。他弟弟坐在后排，抱着椅背，乐得颠颠的。

大概就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剧本，相关的几个文艺作品都看一看。具体选角工作刚开始，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提出。

没有意见，各自散了。崇盈彪本来想找殷娇问句话，结果一转脸她和她姘头又凭空消失了，好一对剧院魅影。气得崇盈彪狂翻白眼。

形体课下课，一层楼的人都往下走，崇盈彪一意孤行地上楼。学团办公室在八楼，推门进去，里面只有一个姬考。姬学长，前途无量的师兄，蝉联三年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就升辅导员，对崇盈彪来说只是学团办公室里的一个活标本。崇盈彪昂首阔步地踱到办公桌前，姬考低头在面前笔记纸上写写画画，旁边放着一摞文件。

“师兄，选角名单出来没？”崇盈彪问他。她穿着贴身的练功服，长头发挽个髻，那衣服紧得几乎肃杀。崇盈彪看见放着一边的文件抬头，拿起来，轻巧地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背对着姬考开始读。

姬考把笔扔下，写不下去了。

“师兄，你演法海啊。”崇盈彪挑起眉毛，“挺适合你的呀。”

“过奖。”姬考眼观鼻鼻观心地讲。

“殷娇演白蛇吗。”女承母业，天经地义。崇盈彪毫不意外。但是下一条让她出离愤怒了，“姬发演许仙？！操他妈的，凭啥？！”

姬考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有些难堪地坐在办公椅上。崇盈彪身上散发一股强烈的肉体的味道——女人的汗味——很原始，勾起人最本能的生殖的欲望。一般女人都遮掩起这种味道，但崇盈彪不在乎，她也不懂，所以更不在乎。她全然不知这傲然的不在乎有着多么致命的吸引力。

崇盈彪把那叠文件哗啦啦地翻了一遍，看得眉毛耸立，没看见青蛇是谁演。与此同时她没找着自己的名字，这是好消息。但是她也没找着姜雯焕的名字。特大坏消息。

“师兄——”她撒娇，“你知道，我从来不演b角的呀。”

“这个名单不是我定的。”姬考挤出那两个平静的酒窝。

“那，赵指导？”

姬考摇了摇头，笔尾在桌面上打得啪啪作响。“这个名单最终是要送到殷教授那里的。没有他签字，我也没办法。”姬考说。

崇盈彪叹了口气，从桌面上跳下来。“行，我知道了。”

她出门之前，姬考喊住她。崇盈彪用舞台动作中“亮相”的规格转过脸去。

“你别着急。”姬考劝她。“你的水平肯定是能演青蛇的。”

“知道。”崇盈彪有点不耐烦。水平，水平顶个屁用？她姓崇而姜雯焕姓姜，姜老师那个姜，殷娇表妹那个姜，殷寿前妻那个姜。

她谄媚地给殷寿发微信，殷老师，最近有些学业问题想请教一下。

最近很忙，没时间。殷寿漠然地回复。

殷老师在忙什么呀？

殷寿把饭店地点和时间发过来。

这就是了，传说中殷教授的饭局。只有少数人能拿到这种入场券。崇盈彪早听说过这个传说，像校园里的鬼故事一样流行。早在军训的时候，每个人都穿迷彩服，戴军帽，也能看出来谁武装带扎出的腰更细，脸庞更漂亮，更容易被教官挑出去走正步示范。从那时起崇盈彪就毫不留情地展示着她的美丽。当然，别忘了殷娇。收队时女生们在队列里窃窃地谈起殷教授的饭局，她们知道自己没指望的，探询的目光投向崇盈彪。其实这事本身没有传得那么神：机会给了你，是鲤跃龙门，还是和残羹冷炙一起冲下下水道，殷寿是不会给人保证的。他只是个支起饭桌的人，饭桌上，不断代的年轻娇美的女体前赴后继往上躺，争着抢着供人宴飧。所谓女的，也就这么回事。

当晚崇盈彪风姿绰约地入了席。包厢里，表面上看去是不怎么可怕的。一屋子的衣冠楚楚。殷寿坐在主位旁边的陪酒位，他旁边坐着苏姐己，那么年轻，那么美丽的一张脸，尖尖的下巴颏看得人惊心动魄。苏姐己的身份已然和崇盈彪不同。丑恶是在端茶敬酒、握手寒暄间渐渐显露牙齿的。

“小崇，哪里人啊？北方人吧？”

崇盈彪放下茶壶。她刚刚娴静地倒了满桌人的茶。“我是呀。”

“你张叔叔也是北方人。老乡啊，是不是？今晚你就陪你张叔叔，老乡见老乡，叙叙旧，哈哈，看看谁更能喝。”

殷寿没有说话，考量地，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一个发福严重戴眼镜的男人换到她的身边。“张叔——”她娇媚地举起酒杯。

“叫哥就行。”男人说。

崇盈彪不动声色地打量他的秃顶。“好嘞，哥，我敬你。”

散场的时候崇盈彪已经站不直身体。三四个人一起灌她，白的啤的红的。她两眼泪花，天旋地转，任凭张某强搂着她的肩膀，手掌结实地扣在她左边奶子上。她抓着他，仅仅是为了不腿一软跪在地上。全部的神识都用来逼迫自己别当场吐出来，那就太丢人了，功亏一篑。

她面色惨然地被拖过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前厅，酒楼门外夜色如水。殷娇，突兀地，零落地站在门口台阶底下，面无表情地往上看，把挽着苏姐己的殷寿、被人架着的崇盈彪尽收眼底。她站在那，一身香奈儿的白裙子，傲雪凌霜。她不是站着，是在那片夜色里冷然盛开出一枝。所有人都被她逼停了，包括殷寿。殷寿非常尴尬，在众人面前，使用他国家级荣誉演员的素养：“娇娇，你来干什么？”

“好晚了，我朋友还没回宿舍，我来接她。”殷郊仰着脸，那么苍白又美丽的一张脸，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那样的视线从人群之间流过去。殷大小姐嫣然一笑，挨个招呼，某叔叔，某伯伯，好久不见，哦，是长高啦，还好，学习不累。

苏姐己把自己藏在殷寿背后，漫不经心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甲。她和殷娇互相当对方不存在。殷寿的脸上特别精彩，抬了抬下巴，看着崇盈彪被货物一样交换到殷郊手上。

崇盈彪闻到殷娇身上的青青的山茶花味。她太累了，脸整个埋进殷娇的肩膀里，真想再也不出来。殷娇转头讲话时的微小震动清晰地传导给崇盈彪。“好的，爸爸，早点回家，保重身体。”

崇盈彪想笑，她闭着眼睛也能看见殷娇那忍着恶心的虚伪表情。

几声车门响，那些男人都走了。殷娇伸手把崇盈彪捞起来，看见一张通红而迷蒙的脸。

“喝这么多？！”殷娇的眉毛拧起来，“你嗓子不要啦？”

“你怎么过来的？”崇盈彪问她。

“姬发——”

崇盈彪竖起一根手指，几步冲到路边绿化带，张嘴就吐。殷娇熟稔地从后面挽好她披散的长头发，等她吐完。“——送我来的。然后又走了。他最近在帮他舍友弄一个摄影作业。”

崇盈彪狼狈地接过殷娇的纸巾，擦了擦嘴。

“怎么喝这么多？”殷娇听起来还怪心疼的。“我知道你能喝，但是这么喝下去，机能还要不要了？”

“你不懂。”崇盈彪苦涩地拽着殷娇的胳膊把自己捋直了。殷娇意识到没有水，搀着崇盈彪去街边便利店买了矿泉水和酸奶。崇盈彪漱了口，两个人没形象地蹲坐在路肩上分食一盒酸奶。

“你以后有什么事别找我爸。”殷娇的膝盖贴着她的膝盖，她吃过的酸奶勺子从殷娇嘴里拿出来。“你和我说就行了。”

“你不懂。”崇盈彪又强调一遍。殷娇不懂也没关系，她不怪她。她不是自己选择的姓了殷。如果一定要说殷娇做错了什么事，那就是她已经准许姬发演了许仙。崇盈彪怎么能再去求她？那她崇盈彪成什么了？

想到姬发，一阵吐意涌上心头。

默然片刻，殷娇说，“其实我懂的。”

崇盈彪看她，殷娇扭过脸去。“我小时候学过芭蕾，这个你知道的。七岁那年开始我爸让我给客人表演跳舞。穿白裙子。我那时候只顾着想脚尖绷得好不好看。”

那么薄，那么美丽，仙女羽衣一样的白裙子，在煌煌的水晶灯下无所遁形。殷娇在自家钢琴前面献舞。更小的时候殷寿曾经抱着她坐在钢琴前，把她放在两膝之间，整个躯体将她笼罩，从背后纠正她的手型。殷娇曾经喜欢跳舞。扬起脖颈时看见水晶灯，璀璨迷人，晶莹乱坠，帮她把公主梦境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崇盈彪喝多了，壮怀激烈，她说，我操你爸，他真不是个东西。

殷娇笑了，说最好别操他。

她拎起崇盈彪，崇盈彪不愿动弹，问她去哪。殷娇说宿舍早锁门了，找个宾馆睡一晚。崇盈彪就马上立正站好，乖乖地跟着她走了，比狗还听话。

殷娇开了一间双床房。上楼的时候崇盈彪已经半昏厥过去，亏得她天生力气奇大，半拖半背地把人弄进电梯，扶着她在马桶边又吐了一次，然后给她卸妆，洗脸，从包里翻出小瓶装的桃子味漱口水给她漱，崇盈彪喝进去半口，另外半口是殷娇捏着脸蛋才吐出来的。殷娇做这些事时有平静而安宁的快乐，好像小时候和娃娃过家家，有隐秘的原始天性被满足。她一下子明白了崇盈彪之前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当牛做马地照顾她。女人，在传统规训里，都是有奉献本能并乐于照顾人的。殷娇胸无大志，甘愿变得刻板。她把终于没那么酒气冲天的崇盈彪折腾到床上去。崇盈彪一头扎进云一样洁白的枕头床单里，死死抱着殷娇洁白的腰。

“不行，崇盈彪。”殷娇以为她要干以前的那些坏事。但是崇盈彪已然喝得魂飞魄散，抬起水红的眼皮，“别走，妈妈。”

殷娇就只能柔情无限地、顺从地躺下来。她们搂抱着挤在单人床上，另一张毫无褶皱的床像一个空白的秘密一样不动声色，注视着两个女人互相枕着对方的长头发，漆黑的发丝交融成一片亲昵无间的夜晚。

崇盈彪箍着她的腰，又哭又笑，不成篇地胡言乱语着。妈妈，姐姐，娇娇，求求你了，我爱你。她用力吻着殷郊山茶花味的脖颈，吻到锁骨的时候断了电，整个人垂直掉进睡眠。殷娇一动不动，看着崇盈彪搁在她胸口上的发顶，就这么躺了好一会。终于，她像蛇一样灵活地把自己从崇盈彪的手臂间抽出来，轻轻摸了摸崇盈彪熟睡的脸。北方女孩脸部的线条比脾气圆和得多。殷娇俯身看她，看了又看，把被子仔细地盖过她的小腹，然后拎起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 Chapter 2

第二天，崇盈彪一个人从酒店房间醒来，洗澡，刷牙，退房，声称自己断了片。当然，没断她也会说自己断了。要她承认自己曾抱着殷娇喊妈，除非她死。她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不过很快就有件事让她明白她断不了。喝酒那天是周三，周四崇盈彪回了学校，窝在宿舍看了一整天的剧本。殷娇一直没回过宿舍。周五，崇盈彪弯在洗手台上洗了头，还没怎么晾干，就跟上姜雯焕去吃早餐。那会已经快十点，食堂里只有没有课的大学生在悠闲地飘荡。潮湿的发丝间凉凉地蕴着洗发水的清香，让这个上午漫不经心地多了一点诗意。一进门崇盈彪就看见了：食堂一楼角落，殷娇和姬发正对面坐着吃饭。崇盈彪推开门那一刻，姬发正把半个小笼包子在嘴边吹凉，非常肉麻地喂到殷娇嘴边。

崇盈彪甩开姜雯焕拉她的手，蹬蹬蹬地走到这对狗男女桌边。那个肉包子还贮存在殷娇的腮帮子里，让殷娇抬起来的脸平添惊恐。

“你昨天一天没回宿舍。”崇盈彪开门见山地说。她又着腰，眼睛斜睨着这场对话中的第三方。姬发毫不畏惧地和她对看。男人对领地这件事远比女人敏锐得多。崇盈彪真形容不出她有多讨厌这个姬发，一个球鞋帮子都干干净净的男大学生，黑T恤轻松地挂在笔直宽阔的肩膀上，岔开的两条腿在桌下把殷娇交叠的两条腿占领在中间。看得崇盈彪手痒，真恨不得抽他一耳光。

“我和姬发出去玩了。”殷娇仰着脸，用几乎是恳求的眼光看着她。崇盈彪知道殷娇在担心什么。她心如明镜。

“下次发微信说一声，晚上宿舍好锁门。”崇盈彪平静地说。殷娇感激地用眼睛松了一口气。

“好，下次肯定。”殷娇轻快地。“让你担心啦。”

“下次我提醒殷娇。”姬发插了一句，迎着崇盈彪的眼睛，露出一个阳光的虚伪笑容。崇盈彪恶狠狠地笑回去。然后转头离开。越走越快，没有走回姜雯焕的桌边，而是直接推门而出，这时候她已经几乎在逃跑了。她一口气跑到学校人工湖边，景观桥边有几颗大柳树，圈出一片隐蔽的幽荫。她倚着树慢慢蹲落下去，再也忍不住，面朝着湖水放声大哭。她哭，因为殷郊看起来那么幸福，那么快乐。那种幸福把她的心都扯碎了。

她用掌心恶狠狠地抹着眼泪，突然有人从身后克制地点点她的肩膀。她甩过头去，看见活标本姬考站在身后，摊开的手掌里放着一包纸巾。

她接过来，擤鼻涕。

“名单出来了。你演青蛇，a角。”姬考告诉她，语气很平静。

“哦。”崇盈彪擦干净脸，向他笑笑。她的眼皮总是一副睁不大开的样子，平添妩媚，刚洗过的长头发柔软地蓬松着。她倚在树上，站在漫漫的绿色的叶影间，看起来真像一条青蛇。姬考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闯进了一出戏里。这部名叫《青蛇》的话剧在这方天地间蛮横地生长着，把众人都纳入它曼妙的结构中。他甚至预感到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不大重要，但是十分关键。就像剧里那个法海。

“告诉你一声。”姬考说，“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宿舍吧。”

“哎，师兄。”崇盈彪在身后叫他。

姬考平静地回头。



“什么时候开始排练呢？”崇盈彪用轻巧的女孩的语气问他。

她们排练了很久，很久，两三个月吧。太久了，人都活到戏里去了。要讲清楚这个故事也只能看戏了。首演这天，校剧院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台前红幕紧闭，庄严地肃穆着，台后已经乱成了一团糟。到处都是人急急乱走，灯光，音乐，舞台，像校表一样互相校准。演员在一切混乱的最中心，都已经装扮好了，好几个沙弥打扮的群演，今天晚上他们可有的换衣服。崇盈彪和殷娇分别是青蛇白蛇，水晶纱的戏服，飘出轻渺的裙摆来。姬发的许仙装扮非常俊，皂色幞头，水蓝长衫，挺拔得像一颗小杨树。姬考为了演法海剃了头发，穿上僧袍有模有样，连脸上酒窝都有些超然的禅意。赵指导看着她的得意弟子们，越看越喜欢，挥手把人叫过来，说来来，我们合个影。

四个主角站成一排，笑盈盈地拍了合照。无论是谁看这照片，都会说，这四个孩子，一看就前途无量。

终于开场。和尚们从观众席间穿行。春歌中四句佛偈肃穆回环。上台，液氮仙雾缭绕，是法海的住持大典。姬考身着袈裟，脊梁间一道玉石背云，是一个很庄严的背影。他是把整个故事引出来的人。

随着法海退场，大幕终于缓缓而升，两位女主角从阴暗中款步显形，风姿绰约、宛若游龙地游上台。腰胯臀腿，身随念动，人的腰，蛇的姿态。

“想成人。”美丽的白蛇吐气如兰，说出第一句台词。“不知道上辈子吃了什么蜈蚣屎、蛤蟆尿，想成人。从我想成人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悲剧的主角。”

这台词很诙谐，这是一部风格诙谐的悲剧。

走着走着，白蛇有了人的姿态，腰肢不款摆了，而小青啪地摔了一跤，这说明小青对做人这件事还不大擅长。崇盈彪对做人这件事，其实也不大擅长。

崇盈彪出生在北方，一个冬夜，她妈生她的时候大出血，走得很利索。崇盈彪被装在保温箱里，不哭，和她爸、她哥大眼瞪小眼。她哥比她只大三岁，从小到大，每次打架，她哥总要翻旧账，要崇盈彪把他妈还给他。崇侯虎任凭两个孩子打成一团，从不吭声，因为他实际上也这么觉得。从小崇盈彪就知道，她爸爸和哥哥是“一伙的”，一个亲密得很自然的男性同盟，因为胯下二两的区别，她被毫不动摇地排除在外。也就难怪她曾经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深恶痛绝。洗澡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他们不拿她当个女的，她打架、爬树、翻大院围墙的时候，就把“你一个女孩家”这句话搬出来压她，凭什么呀？

一直到初中，崇盈彪都坚定地拒绝着自己的身体。她两鬓头发剃得出了青茬，衣服全是她哥穿剩的，稀汤寡水挂在四肢上，给她买裙子她也不要。也真有好些男孩子和她哥们儿相称，虽然私下里他们觉得崇盈彪像个怪物。这样的雌雄不分天地浑然一直到她初二那年，放学她站起来，一股热流顺腿而下，一低头，椅面上是暗色的血。她感到受到了莫大的背叛，被自己的身体所背叛。一路大哭回家，架势好像谁在她两腿间捅了一刀，给她一个难堪的伤口。第一次用卫生巾，是她哥当时的女朋友接到电话，在听筒里别别扭扭语焉不详地教给她。崇盈彪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和两腿间的伤口置着气。

上了高中，崇盈彪在同学间没有那么受欢迎了。大家的性别意识都先进了不少，也多少有了一点“二椅子”的概念。那会的崇盈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椅子。高中的女生们都喜欢和殷娇玩。殷娇，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话剧女演员，脑门上写着“书香门第”四个字。那会的殷娇就留了很长的头发，垂在总是挺直的背后，浓密的眉毛眼睫有种少女特有的英气。不熟悉殷娇的人在背后嚼舌根，说她特傲，实际上跟她说上三句话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殷娇对认识的人总是笑笑的，脾气很不坏。

那天殷娇上完体育课回教室，课间还没过，教室里的人不多。几男几女围在一张空桌椅边，神色诡秘，青少年标志性的刻薄和恶毒。“你们干嘛呢？”殷娇好奇地挤进去，发现他们围着崇盈彪的座位，椅面上一小摊褐色的污渍。崇盈彪的同桌，一个满脸痘的男的，粉刺之后的脸通红，说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以为她把饮料弄撒了……围着的几个女生用手捂着嘴不怀好意地笑，有人说，她总弄脏裤子！又有人说，没想到她真有那个……

殷娇浓眉毛拧起来，清脆响亮地说了一声：“你们真没劲！”

其他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殷娇走回座位，拎起她的书包，一路走到楼层的女卫生间，弯着腰挨个隔间看过去，她认识崇盈彪的鞋，那双鞋对一个家境富裕的女生来说太脏太旧了。定位到那双球鞋，殷娇直起腰来拍门，崇盈彪在里面吓了一跳，怒斥想要入侵厕所隔间的殷大小姐有病。但是殷娇把门都拍晃了，崇盈彪只能打开锁。殷娇一闪身就钻了进来，很拘谨地抱着包站在角落，好像刚刚那么大嗓门的不是她。她从包内层掏出两片卫生巾，还有一根棉条，冲崇盈彪亲热又笨拙地笑了笑，这一笑就扑灭了崇盈彪对她任何的恶感。她有点结结巴巴，说崇盈彪，你月经量是不是很大？我月经量也大，前两天我妈教我用了棉条，还挺好用的，你要不要试试？我背过身去，不看你。

从厕所隔间出来的时候两个人的脸都通红，崇盈彪腰上系着殷郊昂贵的外套。第二天早读课之后，殷郊路过崇盈彪的书桌，留下一个保温杯，崇盈彪打开闻了闻，里面是红糖水，还热着。那天开始她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也是从那天开始崇盈彪留起头发，衣服的腰部一天比一天收紧，下摆一寸寸变短。高二那年殷娇开始参加表演集训，崇盈彪跟着报名，两个人从朝六晚十的普通学生视野里消失了很久，等集训结束，艺考生们回到班级上最后半年文化课的时候，高中3班的同学们惊讶地发觉，二椅子崇盈彪已经出落成一个明艳到傲慢的美女。一双漫不经心的眼，撩起眼皮看人一眼，男的骨头就先酥一半，又有一张不用抹口红也鲜艳的嘴唇。崇应彪在十八岁那一年真切感受到了做一个美丽女人所拥有的特权，她可以冷酷，可以无常，可以凶恶，只要她在恰当的时候给出恰当的暗示，男的就会被那虚幻的钩吊成一串。就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她把打人耳光的技术锻炼得愈发纯熟。

就像白蛇从毒蝎子手中救了小青一样，崇盈彪知道，自己是被殷娇救了。她体内深藏的那个失落的女人被殷娇玉手纤纤地捞了出来。崇盈彪后来爱上殷娇，也只能说是理所当然。

青蛇白蛇走上临安街头，见识了花花世界，欲海情潮，很快被人看穿蛇的身份。为什么？因为妖是凉的，人是热的，想成人，要先修情欲。崇盈彪不得不想起她和殷娇第一次睡觉。

那是殷娇被人从殷寿办公室抬进校医院的三个月后，殷娇申请了病休，整个学期都在她妈妈生前给她租的那件校外公寓住。那天晚上崇盈彪打包好三明治和沙拉，进屋之后闻到酒气，客厅地板上躺着方形的金酒瓶子，半瓶翻在地上，泼出黏腻的好大块。崇盈彪把食物放进冰箱，绕过那摊狼藉进了卧室，床上是空的，殷娇四肢摊开地躺在地毯上。崇盈彪走过去，看见地上扔着眉刀和几团纸，醉醺醺的殷娇脸上带着幸福到虚幻的笑容。看见崇盈彪，殷娇笑得更开心了，咯咯地发着傻。

“你干什么坏事了？”崇盈彪轻描淡写地问她，跪下来，把她睡裙摆往上提，腿根上三道红痕并列，线条笔直，像是小孩淘气用红墨水画出的猫胡子。渗出的血迹在两侧留下蜿蜒的流淌痕迹，被粗心地拭去，留一个棕色的形状，待填色的不规则外框。

崇盈彪几乎是敬畏地用指腹轻轻掠过那块皮肉，刀口肿胀，整片大腿都发热。她不合时宜地想到殷郊雪白的腿根像新出炉的被切开的吐司。殷娇觉得很好笑，用脚尖踢她的肩膀，“你那是什么表情呀。”

崇盈彪条件反射地握住那道脚腕，结果殷娇的另一条腿又缠上来，没分寸地勾她的腰。崇盈彪意识到她们姿势的暧昧后松开手，但是殷娇的脚没有离开，抵上她的肩膀，然后往后滑，勾着她俯下身来，脑后的长发像两道幕帘般散下来，把她和殷娇的脸幽禁在中间。离得那么近，闻到呼吸里金酒的植物辛气。殷娇眼里有空茫而庞然的欲望，黑白分明的眼珠，变成白蟒蛇张开的口。崇盈彪压在她身上，小腹贴着她的腿心，于是知道了她进门之前殷娇是在自慰。这时起崇盈彪已经开始发傻，眼前的殷娇让她感到陌生。她好像第一次听到殷娇的声音，第一次看殷娇的脸。陌生的殷娇像蛇一样扭动着自己，舌尖红得滴水，说抱我，抱我——

这事后来变成一种常态。而崇盈彪也慢慢明白，殷娇之所以每每在酒后热情地敞开大腿，只是纯粹的性欲使然。打开床头柜第一个抽屉，里面有造型各异的小玩具，吮吸式，小海豹，头部膨大的av棒。崇盈彪是另一个安全好用的玩具，有体温和灵活的舌头、手指。但是崇盈彪已经回不了头了。她熟练地解开殷娇的连衣裙带子，轻吻那乳尖发翘的乳房。殷娇天生皮肤不算白皙，乳头是莓果的深色，被她含在嘴里，发凉。殷娇疼痛似的喘着，膝盖合拢，夹住顶在腿间的崇盈彪的腿。崇盈彪的吻又来到乳房下那两道生动的阴影，心想，怪不得以前集训时她和殷娇在集体澡堂洗澡，毛玻璃隔板另一面的人体形状总是让她不好意思，原来所有的不好意思都是为了累积成今天的好意思。殷娇夹着她的腿吹了一次，翻过身，把崇盈彪压在身下，两张唇舌黏糊糊地胶着，乳尖对乳尖地磨蹭，动一下浑身都过一层电。殷娇说崇盈彪你真坏，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可是一点胸都没有，怎么突然变这么大。崇盈彪伸手去掐她，说只许你长？

漫长的高潮，漫长的夜，断桥下两条纠缠的蛇。可惜白蛇想成人，她想要的热只有人才有。一个男人。白蛇想要的从来都是一个男人。一觉醒来，青蛇的床榻空了。西湖断桥烟雨，一个男人，拿着他的伞，静静地等待着故事中他的出场。

## Chapter 3

白蛇与许仙第一次相遇是这样的：白蛇第一次体会到情欲，呼吸如春雾，燥热难当。她临水自照，看见一张飞红的尖脸，迷蒙的眼。就在这时，许仙翩翩而来，手持四十八柄的紫竹伞，昂首立在断桥之上，随口吟诗。白蛇迎上去，满身的火有了归处，化作男子身体天生更高的体温。他们站在伞下，连水中倒影也完满起来。心旌摇荡，小青赤诚天性，也从背后抱住许仙。许仙大吃一惊，回过身来，说对不起，你不能抱我！

为什么呀？

这种事，得讲个先来后到。

排练这一段的时候闹了好半天。崇盈彪坚持不肯抱姬发，表情怨毒得像姬发身上正散发辐射。姬发忍气吞声，终于在崇盈彪好不容易搂上来的那一刻大大发作：“哎，别掐我啊！”

崇盈彪气噎于胸，“我怎么掐你了？”

“你那手指甲那么尖，掐出血了都。”姬发捂着侧腰，表情当真极为冤屈。殷娇不好判断，因为崇盈彪确实一手绿莹莹的延长甲，完全可以当做武器。只见崇盈彪一副要挠花姬发脸的架势扑上来，姬发毫不退缩，终于被姬考一手一个拦下。

“行了，能不能有点专业精神？”姬考站在中间说，那会他还没剃头发，看起来没有如今那种佛性，那时姬考看起来就是个温和的兄长。崇盈彪每次看见姬考脸上那两个酒窝，就觉得自己攒足了劲头撞上棉花，温吞得不明不白。她背过身去，生着闷气，脑子里只有那一句：这种事得讲个先来后到！

她不知道的是，殷娇和姬发在大学里不是相遇，而是重逢。那天殷娇收到体委的消息，大概是办免测需要跑几个办公室，签一些文件。那时殷娇已经快一学期没回过学校，正赶上那天心情算好，她就说，她可以自己去办。

殷娇捏着几张申请表慢慢地走过校园，一年前她走在同样的路上，去找妈妈吃中饭，那时她的步伐是那么雀跃。她路过办公楼，抬头看一眼，最顶层殷寿办公室那盏窗黑洞洞地俯视着她。就在半年之前，在那扇窗的另一边，她满心绝望与痛苦，跪在她父亲的脚边。她记得她当时披头散发，哭得像某种动物。她颠三倒四地控诉，说妈妈不是刚死吗？说苏姐己比我还小一岁，说爸爸我可是你的女儿啊。她最后的记忆是殷寿脸上那个略带恶心的厌恶表情。她从殷寿的表情里看见自己的现在的样子：一个在商场大厅赖着不走，当众撒泼的任性孩子，固执地讨要着爸爸的爱。她狼狈的涕泗俱下在那一刻突兀地终止了。后来的事都是别人告诉她的。据说殷寿打开办公室门，走廊里挤着半个系的学生，统统在他冰冷的视线里定了格。殷寿用一种怪异的发紧嗓音说，快把她送到医院。好像语音里的急切是一种精心的台词演绎。人们这才看到公主一样的校园明星殷娇躺在地上，身体下枕着一堆玻璃碎片，半边裙子被血染红。有人说是殷娇打碎了殷寿那个放满奖杯的展览柜玻璃，也有人说是殷寿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撞上去的。总之在无数人的目送之下，失去意识的殷娇被人七手八脚地抬去校医院，起码十个人经手过她的身体，半个学校都看见她湿透的乱发和脸。殷娇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了转院。

她飞快地从办公楼前跑掉了。天阴得应景，很快迎来一场急雨。殷娇钻进人工湖边的那片柳林。上课时间，校园里没有几个人。她站在树下看人用手遮着头匆匆狂奔。垂柳下雨滴散作茫茫的水雾，清凉得沁人。她把文件放进手包，盯着身侧那片水域发呆。人工湖流水不畅，积累了太多藻类，绿得很幽深，此时在骤雨中摇荡着。她脑中涌现许多关于人

工湖的传说。这湖位于校园中心，四通八达，跳进去三分钟不到就会有人将你捞将上来，效果不如洗澡。但是几十年来，也有几个人铁了心，终于成功地溺死在湖里。其中有个女歌唱家，会在深夜背对着人梳头，若无其事地幽幽地唱茉莉花。这件事殷郊是听妈妈转述的，妈妈说她和殷寿经人介绍，第一次见面，在这校园中边走边聊，路过湖水，殷寿为她绘声绘色讲了这故事。年轻的小姜老师没有被吓住。当然，日后她会为自己当时的胆气而后悔。

殷娇想得出了神，好一会才意识到头顶的雨声变了音色。她抬起头，看见黑色尼龙布的伞面，伞柄被一只骨骼分明的手握着。她转过头去，先看到一道修长的鬓角，乌漆似的，很干净。然后对上一双好像也是漫不经心才转过来的眼睛，那视线微微发着烫，让殷娇本能地笑了笑。对方也冲她一笑。然后两个人同时把视线转开，殷娇下意识地吧鬓发挽向耳后，对方低下头去摸眉毛。他们并排站在树下，中间那把伞倾斜出礼貌的角度。

伞下的一刻向着永恒热烈地奔去。好一会，那个年轻男孩终于开了口，声音比他的脸显得沉稳。他问，“你是殷娇，对吗？”

殷娇点了点头，看着湖水，心想如果他说“我那天看见你从殷教授的办公室里被抬出来”，她就马上投湖。

结果那个年轻男孩说，唉，你真的不认识我啦？

殷娇回过头，仔细端详男孩的脸。年轻人露出舒展的笑，不说话，只是盯着她瞧。那眉眼和殷娇记忆中一个男孩的脸逐渐重合在一起，殷娇恍然惊叫：你是姬发！

姬发笑着点了点头。三年级那年姬发转到殷娇就读的小学，从此两个人时时放学一起站在门口，属他俩家里接小孩来得晚。可能是他们两家都请保姆接送的缘故。那时候的姬发就有了现在的眉眼，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太倔强太认真的眼睛，在如今这张少年的脸上倒是很合称的。殷娇说：“你——好像变了不少。”

姬发看着她。“你也变了。变漂亮了。”他说完，感觉有些不妥当，挠了挠头，“不是，你小时候也特好看！我的意思是……”

殷娇扑哧笑出声来。那笑声中的娇蛮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姬发被她笑得脸很红。殷娇问：“你也在这上学呀？我以前没见过你。”

“我不光在这上学，我还和你一个系呢。”姬发看殷娇面露疑惑，解释说，“我其实刚考进来的时候学的是编导，但是我哥——你应该认识，姬考——他几次演出我都看了，然后感觉自己还是想当演员。大一使劲学了一年，今年转的专业。结果……”他后面的话有些吞吐。“结果我刚转进来，你就不来上课了。”

雨滴被柳叶汇在一处，一滴一滴，缓慢且沉重地往下落，打在伞面上，发出空空的小鼓声。殷娇盯着从伞骨处往下缀珠一样往下淌的雨水，道：“你好像小学没毕业就又转走了。”

“对，那会我爸工作又调回西岐。”姬发垂着眼睛，从睫毛下觑着身边的高挑女孩。他有很多话想告诉殷娇，比如他从小就觉得殷娇长得漂亮，虽然小时候的殷郊总没轻没重地拽他的头发。后来有了点性别意识，男孩们开始避嫌和女孩玩，但是他俩还是不得不天天在校门口杵着，说话间看见殷娇眼圈睫毛茸茸的，眼睛一眨，嘴巴一张，姬发就觉得自己像是犯了胃病，整个人直不起腰的空落落的难受。比如他大一听哥哥提了一句“系里教授的女儿”，就立刻跑去看她，她正在上形体课，和另一个女孩互相压腰，俯下身的时候短上衣提上去，露出一截象牙色的脊背。姬发回去就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查官网的转系申请流程。他想得出神，殷娇伸出手来，握着伞柄上半段，把伞稍微扶正一些。刚刚那把伞倾斜得实在太厉害，姬发左边肩膀已经全湿透了。扶正了，殷娇也不想让姬发为难，稍微往姬

发的方向靠了靠，两个人的肩膀隔着一个欲说还休的距离。隔着衣袖，感受到若有若无的另一个人的体温。

伞沿的水滴落得缓了。雨停了。两个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脸上看到点惋惜，多希望雨永远别停。殷娇着迷地看着姬发收起伞，动作潇洒地甩水，小臂肌肉运动的姿态那么孔武有力，好像姬发握着的是一把剑。他们从树下走出来，姬发说，你下午忙吗？我请你喝点东西，好吗？

殷娇晚上才回公寓。等电梯的时候，她心情很好，轻轻哼着歌，绷起脚尖，在身前的地面上轻轻画着半圆。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呆住了：这是她小时候还跳芭蕾舞的时候才有的习惯，这个姿态已经许多年没有出现在她的脚尖上了。电梯这时候叮一声响。她上了楼，脑子里还在想脚尖的事情。她想着想着，想到下午喝咖啡时桌面下姬发的球鞋，想到他们面对面坐着时她伸着腿，两个人的腿在桌下形成交叉，篮球鞋和尖头皮质凉鞋，大和小，宽和窄，鲜明的两极对比。

她按指纹进了屋，崇盈彪已经坐在沙发上，抱着腿打游戏，长头发海藻似的散在身后。听到她进来眼睛都没抬。殷娇心情很好，换了拖鞋进门，挨着崇盈彪坐下，下巴支在人肩膀上看她的游戏进度。眼睛看着屏幕，眼眶深处心猿意马。崇盈彪身上有一股发凉的蓝莓味，是她最近在抽的电子烟。就这么头靠着头呆了一会，殷娇突然开口：“盈彪，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呀？”

崇盈彪腾地站了起来，动作幅度太大，直接把殷娇掀到了地板上。她目瞪口呆地俯视着殷娇，对方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跪坐着，头发混乱地挡着脸。崇盈彪脑袋一阵一阵的发晕，指尖不自觉地颤：“你他妈说什么呢？”

殷娇怯懦地想要解释，崇盈彪厉声道：“我喜不喜欢——我喜欢谁，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殷娇一直咬着嘴唇，终于哇一下嚎陶出来，“我就是不知道！”

崇盈彪看着殷娇的哭脸，感觉自己胸腔里是一团冰，把她四肢百骸都冻伤了。她在极度的寒冷里想，殷娇你个废物东西，什么事就只会用哭来解决，你对你爸也只会这一招。她突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厌倦，殷娇的哭泣的脸她在眼里丑恶起来。真奇怪，殷娇喝得宿醉浮肿、呕吐、几天打不起精神洗脸洗头的时候她都没觉得她丑过。崇盈彪绕开地上的殷娇，摔门离开了。

崇盈彪抱着胳膊，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白天下过雨，夜风透凉，把她的眼泪冻在脸上。许许多多关于殷娇的记忆，像一堆剪碎的胶卷，边缘锐利得把眼睛割伤。那些残片纷繁地逐渐消退，一个画面定格下来：她和殷娇面对面，躺着，世界变成水平的。她们离得很近，整片视野里就只有对方的脸。殷娇闭上眼，密匝匝的睫毛落在眼睑下。崇盈彪用指腹顺着摸过去，那坚硬地护卫着那双眼的睫毛丛。崇盈彪说，殷娇，你好像洋娃娃哦。

她裹着一身凉气回到家，殷娇还在哭，软弱地把自己塞进被子结的茧里，好像这样就有足够的温暖来酝酿更多的泪水。崇盈彪站在床头，指腹冰冰地从她额头上扫过去。她说，殷娇，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我只要和你当最好的朋友。”殷娇抽噎着，把叵测的逼迫的居心包裹进任性的糖衣里。女人天生就会的伎俩，对情郎们百试百灵。所以你看，殷娇说她不知道，其实她还是知道的。她知道并且利用着。连她自己都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精明。人在面对一个爱自己但是自己不爱的人时，总是把残忍运用得很灵巧。

崇盈彪的声音哑了。她说，好，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说话的时候，一直轻轻抚摸着殷娇的脸，她洋娃娃一样的，撒谎的，天真而残酷的，最好的朋友。

## Chapter 4

那伞下的辰光，雨落如花，花烁如星，正是一个好梦的开端。许仙将伞借给素贞，约好去箭桥双茶坊巷口之白寓取回，风雨不改。再来时，许仙湿了衣物，白蛇掌灯，为他烘干。眼为情苗，心为欲种。舞台上，白蛇许仙跨过地灯，来到一道隔断之后，如同步入船舱。许仙——也就是姬发，扎马步作凳，白蛇——殷娇坐在那道年轻强健的大腿之上，心如平原跑马，再难收回。她像蛇一样缠在他身上，雪花一样柔弱地落在他脚边。小青盈彪隔着一道作为舞台装置的灯谷，趴在地上与她说话，却像是隔了岸与岛、水与船的距离。小青道：“姐姐，你光着身子的样子真好看！”

白蛇道：“一个女人得到另一个女人的欣赏，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女人听到另一个女人的赞美，又有什么乐趣呢？”

青蛇急道：“你不喜欢我了？”

“喜欢，我喜欢你。”白蛇道，“我甚至爱你。但，男人，那是不同的……”

那样的春心荡漾，春情勃发。只为了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洁净的男人。吃东西时咬肌有力地鼓动，笑声、步态、吸烟时掸掉烟灰的手指、骨骼与筋膜间蕴着铜与火的力量。舞蹈在殷娇身上复活，她的脖颈、指尖全部带上一种韵律性的优美，她精细而耐心地护理着自己肉体的每一寸只为了有天能打开自己献出自己，完全地被征服。

船舱摇曳。她缠在姬发的身上。酒店窗帘拉得很紧，她叫他不要开灯，可是他顺着她的手臂往上摸，摸到手臂内侧的瘢痕。姬发把床头灯掀亮，捧着她的胳膊，仔细端详那些新的旧的，或增生或暗沉的疤，格尺刻度般丈量出一个又一个醉酒的深夜。姬发看得眼睛水水的，嘴巴微微撅起，“你怎么这么傻？”

他撇嘴的样子总是倔得可爱，殷娇怜惜地抚摸着他的鬓角。姬发用脸颊贴上她的小腹，说，“我不许你这样！”语气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儿子。殷娇小腹发烫，说我听你的。全都听你的。

那雨不停，许仙与白蛇踱出船舱。青蛇仍欲海浮沉，他们已然靠岸。许仙擎着他的伞，跪了下来，仰望着他的娘子：“我起誓，一生一世对你好，永远不会有二志！”

白蛇长长久久地望着他。她也跪下来，呈夫妻对拜姿态，她也许诺：“我起誓，一生一世对你好，永远不会有二志。”

青蛇含泪的眼望着他们，她困顿地向身后回望，无数执伞的人退出追光之外，留她在雨中，伞下的脸模糊成联袂的一片。他们异口同声，拒绝着青蛇：

“一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

那天排练，殷娇和姬发双双缺席。最近他俩总是这样，姬考脾气再好也有点不满。姜雯焕演白蛇b角，和崇盈彪对戏，鄂顺在排练室角落坐着看。鄂顺和姜雯焕也在谈恋爱，快三年了，感情稳定，没有任何人会对他俩有意见。而姬发和殷郊，姬考摸着良心承认，这俩人手拉手站在一起时，郎才女貌，佳偶天成，互相凝望的那个劲实在是肉麻得有点恶心。

崇盈彪今天显得特别没精神，破天荒地没对她口中那对狗男女发表任何评论，说台词



的声音小了不少。姬考观察了她一会，看她不上场时就坐在一边玩手机，弓着腰，微卷的长头发从脸侧直垂到膝盖。身边传来响动，崇盈彪抬起头，看见姬考把身上的运动外套递过来。

“盖一下吧。”姬考的声音像杯底兀自舒展的茶水，“排练室冷，别凉着了。”

崇盈彪接过来，有些生硬地点了点头，好像该说谢谢，但她想到的时候，那截话口已经默不作声地溜了过去。姬考不在意，坐在一边的椅子上，和她中间隔了一个人的空位。落地镜前群演在练走位，一派纷繁喧腾的景象，她和姬考在景深深处，各自看着镜中。崇盈彪看见镜子里自己脖颈下盖着姬考的黑色运动服。她想，戏里法海也把自己的覆肩衣给了青蛇，告诉她寺院清寒，冷的话可以披上。可是他又对青蛇说，你没有看见我身上的袈裟吗？青蛇巧笑嫣然，情意无限，悄声说：“什么袈裟？我只看见个男的！”

崇盈彪想，多可惜，多可惜那僧衣之下是个男的。

她托着腮，懒懒地开口，好像对台词的口吻：“僧，请给我授业解惑。”

“阿弥陀佛。”姬考从善如流，在身前合了一礼，“见相不是相，见相仍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女施主，上香请到大殿。”

在法海向青蛇讲授佛法之际，白蛇与许仙正在市医院排队。准确地说只有姬发在排队。殷娇抱着栏杆，从四楼天井往下望，扶梯连缀，人声喧嚷。医院永远是人挤人，众生芸芸紧赶慢赶地生老病死。她喉咙里一段冷冷的反胃，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刚刚妇科诊室前那道走廊把她吓坏了。殷娇本质上还是很天真的一个人，她总是想：就算她的爸爸不想要她，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期待自己的小孩子降临吧？

诊室前那段走廊的灯蒙了灰，把每个人的表情都照得很阴沉，一张一张略带浮肿的孕妇的脸，垂着眼睛，有四十几岁头发蓬乱，脚上透明塑料凉鞋都变了颜色的大肚子女人，有一个中年女人手里拿着报告单，坐在长椅上哭，她旁边坐着一个还穿着校服的年轻女孩。明明小腹隆起的是那个穿校服的女孩，却是中年女人在哭，用关节变形的手捂住眼睛，哭声细微：“天呀……这么小……可咋办……”校服女孩冷冷地剥着手上的指甲油，说：“哭有啥用。”一切都颠倒地荒诞着。整条走廊里只有姬发一个男人，殷娇敏锐地感到那种压迫人的不舒服的审视，好像他们整洁的衣服、年轻的脸、握在一起的手在这段走廊里都是罪过。

殷郊等了十分钟，终于看到姬发从导诊台前的人堆里挤出来，皱着眉头看手里的验血单。殷娇隔着很远，看他走路时四平八稳的神气，看他额角和鼻尖上发亮的汗水，她感到有什么东西轰然坍塌，她从那无限扩张的边沿向下滑落，她只能俗套地想，幸好有一个男人，幸好他是真的爱我。

姬发走近了，看见她的视线，笑了笑，整个人显得很紧张。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殷娇握住他的手，他们的手都非常之凉。她忍受不了，扑到姬发怀里，姬发的心跳急促而沉缓地响着。她说，怎么办呀姬发，我好害怕。

姬发说别怕，你想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殷娇说，可是我不知道。我决定不了。

姬发扳着她的肩膀，深深地看着她的眼睛，他说，殷娇，无论你想不想要它，我都支持。我只要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让写作文，写我的梦想，我说我的梦想是当大英雄，因为童话故事里英雄最后都能娶公主……殷娇，你那时候每天都翘着个小鼻子，说你是公主，还要册封我为王家骑士，你记得吗？别笑。从那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我只想让你幸福，殷娇……

殷娇把自己又哭又笑的脸埋进姬发的肩膀。姬发紧紧地回抱住她。殷娇问：“我们的孩子会很幸福的，对不对？”

姬发吻她的头发，说对，因为它会有非常非常相爱的爸爸妈妈。

殷娇放声大哭。她想这就足够了，她有这一切就足够了。在哭声里她想到了崇盈彪。她这才恍惚地意识到，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崇盈彪了。

后面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端午节驱五毒，满城淡色的雄黄烟雾。白蛇喝下雄黄酒，现了原形，吓死了许仙。仙山昆仑，长灵芝仙草，青白二人分执雌雄宝剑，仙山盗草。许仙复生，与青蛇纠缠——青蛇一心要他俩断了。白蛇归家，终于与青蛇爆发了争执。曾并肩执手的宝剑竟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青蛇道：“一个男人——为了一个男人，你至于吗？我们五百年的交情，竟然比不过你们五个月的床第之欢！”

“我知道人间没我想得那么完美！”白蛇流着人的眼泪，“但是，我爱许仙，发誓要和他一生一世，这其中的痛苦与享受，我会一力承担。你蛇心蛇肺，根本不明白。”

“我从来就不想成人！”青蛇爆发出来，“我做人，是为了你！”

白蛇放下剑，惨然地笑了。“小青，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小青手中的剑当琅落地。她没有想到，只为了一句一生一世的誓言，白蛇就从此无力自拔，甘为人母。一下子，万事庸俗不堪。什么情欲纠缠、爱恨煎熬，统统不是那么回事了。

崇盈彪杀回宿舍之时，殷娇已经在收拾行李箱。崇盈彪像一阵罡风般刮进门来，人都没有看清，就听见清脆的一记耳光，殷娇被打得扑倒在地。姜雯焕和苏荃孝跳起来就往外跑。殷娇已经敏捷地跳起来反击，厮打之间走廊里听见崇盈彪喊破了的嗓子，“你他妈的不告诉我——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姜雯焕和苏荃孝对视一眼，从对方眼里看到惊惶。平心而论，她们对眼下的殴斗一点都不意外。殷娇半个月前办了退学手续，她怀了孕，准备和姬发回西岐结婚。只有崇盈彪不知道。这样的事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殷娇像头母狮一样勇猛地反击，护卫着自己的小腹区域。她们纠缠扭打在一起，抓掐挠咬，力图在对方身上留下越多越好的痛楚。她们上一次这样紧密地贴近是为了给对方留下更多快感。黑暗中殷娇的腰拱起来，一道牛奶色的小桥，把她渡到彼岸去。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崇盈彪痛哭起来。不知道是谁先停了手，她们狼狈地跪坐在地上，头发全乱了，殷娇脖子上留下三道渗血的指甲印，崇盈彪眼球里一根毛细血管破了，给这个诀别的场景蒙上一层血雾。如果能像戏里一样，手执纸扇共舞一段就算厮杀，那会有多干净，多体面。

“我对你到底算什么呢？”崇盈彪捂着脸，声音浸着颤抖的痛楚。全身都痛，剖心剜骨。“我问你，话剧对你来说算什么呢？我这辈子看的第一场话剧是你带我去看的，你指着姜老师说那是我妈妈我以后在舞台上要像我妈妈一样漂亮——这些都算什么呢？！”

殷娇也哭了。“对不起，盈彪，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她紧紧地抱着她。她们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眼泪下雨，长头发融在一起，流淌成一棵树。殷娇身上散发着一股孕妇特有的酸甜的香气，雌激素使她美得惊人，面容与长发莹

莹发亮，宛如神女。崇盈彪想，她亲爱的小妈妈，又一次抛弃了她。她感到自己漂浮在漆黑的羊水之上，那漂泊永无尽头。

世界上本来没有她，是殷娇发现了她。没有殷娇，她又能在哪呢？

殷娇絮絮地向她道歉，温柔语调像羽绒，把两个人亲昵地拥偎起来。她看见崇盈彪逐渐不再哭了，抬起脸来，认真而怜惜地擦着她脸上的泪。殷娇好感动，她以为那神情代表友谊失而复得，她不知道，那样的沉痛是一种诀别：她在看她爱的那个殷娇最后一眼。那一眼，要望穿生生世世，亿万斯年。

青蛇被白蛇逐出家门，独自走在星月之夜里。那是一段漫长的独白，情感起伏，非常考验功夫。青蛇道：“这人间都是情归有处，我的情，又该放哪呢？”

她默然思索，终于，她以手指天：“今夜，我作了一个华美而悲壮的决定——我将永远不再爱他！——可是，他，是谁呢？”

青蛇不知道，可崇盈彪知道。是她。她，女字旁，崇盈彪的心里，永远只有她。

短暂的落幕。舞台上整理布景，重新调试灯光。台下几个演员紧急地换衣服补妆。崇盈彪累得汗水一滴滴从下颏尖往下落。另一边赵指导站在殷娇的妆镜后面，亲自鼓励她：“演得真好。我做殷教授旁边，他都夸你。”

殷娇嫣然一笑，“什么呀，他哪能夸我。要不是我演最后一场，他都不会来。”

崇盈彪漠然不动。充当化妆师的学妹给她脸上扑完了粉，转过身去翻化妆包。崇盈彪的手这时伸到抽屉间，指尖探下去，摸到一道寒凉的金属。

许仙被掳，青白召集三千水族，水漫金山。久别大恸，混战间在西湖边产下一子。故事中的许仙懦弱反复，不敢面对妻儿。白蛇灰了心，跪在法海面前，请求师父点化她出离红尘。

青蛇在这时下了场。白蛇独白间，没人注意到幕边的她。她摸到那柄刀，3号手术刀片，在任意一个购物网站便可买到。刀片形如柳叶，吹毫即断，从侧面看薄得像一根发丝。殷娇曾用她割手。刀刃贴上皮肤就是一道血线。有时极端痛苦，她把刀柄塞到崇盈彪手里，把伤害的权利交给她。她那时爱她，什么都愿做。她愿意抱着殷娇，看血丝丝而落，殷娇的身体柔软，好像一朵盛放过度的花。后来姬发知道这些事。姬发收走了殷娇身边所有利器。有一种爱是管教，是一切为了她好。可是崇盈彪要怎么知道这些？她的爱是先天的不足之症。

她回到台上。镁光灯端然笼罩，使她眼前一片白热，一片虚无，好像长段独白说到最后，世界浑然无我。那一片无中渐显一个雪白的身影，是白蛇。一时间，世界中只有她与白蛇，如同亘古之初，连西湖与断桥都不存在，只有青白相依。

幕布正在落下，要掩盖住那道零落的白影。从此白蛇就将被镇于雷峰塔下，任凭人间沧海桑田。青蛇上前一步，走到舞台的中心，她向那背影喊道：“姐姐，别走！”

白蛇回过头，看见青蛇几步迎上来，她心底惊讶，仍端着剧中人的姿态。青蛇用一个优美的动作环抱住她，右手不动声色地在她侧颈上一抹，把一道凉意送进她的血管。白蛇的身体柔软了，她像一捧雪那样落在地上。青蛇从侧面拥着她，她们的脸还对着观众，妆容下表情凄切。观众们为这未曾前见的情节聚精会神起来。

聚光灯之外的舞台很暗，血淌成一道暗色的河流，青蛇仿佛在抚摸白蛇面庞，指腹轻轻挡住发际间的微型头麦，藏下白蛇喉咙里那控制不住的呛血的咯咯声。她说，姐姐，我们回去吧，我们不要再做人了。我们回到山林中去，从此只有你和我，生生世世、亿万斯年。

观众间出现骚动，眼尖的人已经看见那深沉的红顺着白蛇水晶纱的戏服往上攀。许仙站在侧幕，突然跃起要冲上舞台，被不明所以的人拉住。舞台上只有她们，只有崇盈彪抱着殷娇，看着怀里殷娇的眼睛一眨、一眨，像晃一下就眨眼的洋娃娃。拉片课，教室里一片昏暗，银幕里少年凄绝地杀了白衬衫的爱人，从而把他珍贵、冷漠而永不改变的世界杀死。屏幕下她们伏在课桌上，世界变成水平的。她们离得很近，整片视野里就只有对方的脸。殷娇闭上眼，密匝匝的睫毛落在眼睑下。崇盈彪带血的手指一点一点摸过那浓密地护卫着眼珠的睫毛。好像洋娃娃哦。她小时候，看见玻璃橱窗最上层摆着，会笑、晃一下就眨眼，从未被她抱到怀里过的洋娃娃。

大幕哗然落下，想必有人慌乱间按错了键，退场曲百转千回哀转久绝地响起来：

人生如此，

浮生如斯。

缘生缘死，

谁知，谁知？

end.

## End Notes

部分语句来自田沁鑫《青蛇》话剧及李碧华原著。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